目　录

汉藏佛教文化交流

——华南农业大学演讲

『 *2013* 年 *9* 月 *29* 日 』



主持人致辞：

今天我们非常有幸，请到了索达吉堪布来这里座谈和交流。座谈的主题是“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索达吉堪布早年就读于师范学院，现在是著名的佛学家、翻译家和社会活动家。堪布曾经到欧美等国的著名大学，以及我国的清华、北大、人大、复旦、南大、浙大、中大等大学进行学术讲座，受到广泛欢迎。

索达吉堪布佛学造诣非常深厚，对汉藏文化都有很深的了解。今天堪布将为我们讲解汉藏佛教交流的历史，以及佛教文化在汉藏民族融合方面所起的作用。现在就请堪布来给我们作演讲。大家欢迎！

今天我在这里简单谈一下，个人对汉藏佛教的一些认识。多年以来，我在学习和研究藏传佛教的同时，也一直在学习和研究汉传佛教。比如禅宗的《楞严经》《金刚经》《六祖坛经》等，律宗的《四分律》和道宣律师的相关著作，净土宗的《阿弥陀经》《无量寿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等，这些都曾学习过。

藏传佛教的超胜特色

经过对比，我认为藏传佛教在辩论传统、系统闻思和次第修行等方面具有突出的优点。这些尽管在历史上受到一些破坏，但迄今为止，仍然完好无损地继承了下来。如今差不多每个藏传佛教寺院都有完整的学习体系，可以说是一所学校。依靠这种院校模式，藏传佛教和藏文化得到了广泛地推广和弘扬。相对而言，汉传佛教的弘扬并没有那么理想。尤其是商业介入宗教之后，寺院很难摆脱经济的浪潮。有些寺院是住持、佛教协会、旅游部门共同掌管，功德箱的钥匙就有好几把。这样一来，寺院应有的佛法的学习和传播就成了问题。



现在内地的佛教徒中，有些对禅宗很有兴趣，禅宗是一个明心见性的高法，但若没有梯子直接上去的话，有一定的危险；有些人一心念佛，但对学习佛法一概排斥，这样一来，很容易变成一种形象上的修行人；还有些人，比较着重学习世间佛教，努力把佛教变得现代化和低俗化。这种种情况，都是一种衰败的迹象。

因此我想，汉传佛教的大德、僧人和居士，以及研究佛教的学者应该从藏传佛教中吸取精华，学习系统闻思等优秀方法，令汉传佛教进一步发扬光大。

同样，藏传佛教也需要向汉传佛教学习。现在，在汉地很多大城市里，经常会看到一些藏传佛教的出家人，包括活

佛、格西、堪布、上师，还有一些普通僧人，但是他们并没有去学习汉传佛教优秀的理念和行为，比如素食观、明心见性的禅法以及其他一些甚深的教义等。这是不太好的现象。

汉藏佛教适应时代需求

现在很多年轻人，包括一些大学的老师和学生，还有社会上的各种成功人士，对佛教所蕴含的甚深文化都非常感兴趣。很多人不仅被它吸引，而且还亲身实践，在生活中得到了真正的利益。之所以有这么多人在学习、研究佛法，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佛教经得起几千年历史的考验，经得起逻辑和思辨的推敲与剖析，尤其是藏传佛教更为突出，这跟其他宗教有些不同。

其实，佛教的理论非常高深。以中观思想为例，任何一个知识分子，用他最高的智慧进行分析都绝不可能超越。这一点，我在任何人面前都不会怀疑。

而且，这些理论不仅仅是学术高阁的明珠，同时还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对现代人来说，传统道德说教已不能令人信服，人们非常需要一种善于剖析的智慧，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世界观。如果你肯去藏传佛教中探索，就会发现这种智慧俯拾皆是。尤其是其中因明的推理方法、中观的剖析方法、《般若经》的观察方法等，对于现代社会来说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汉藏《大藏经》的差别

经过漫长的历史沉淀，如今藏传佛教保留了世界上最完备的佛教体系。民国时期有一位妙舟法师，出家前曾是厦门大学的硕士。他对藏传《大藏经》和汉传《大藏经》作过一些粗略的分析。他认为，在藏地的《大藏经》中有很多非常珍贵的资料。据他统计，藏传佛教的《甘珠尔》中，有佛经799种；而汉传佛教《大藏经》相对应的有335种，缺464种。藏传的论藏中，印度学者包括二胜六庄严的珍贵论典有547种；而在汉传的论藏中，印度高僧的著作总共有74种。藏传《大藏经》，多是佛经和得地菩萨的金刚语编成的；而汉传的《大藏经》中，除了佛经和印度尊者们的著述以外，还有不少本土论师的著作。从数量差别中我们可以看出，藏传《大藏经》中有很多汉地没有翻译的特别珍贵的经论。这一点，很值得学者们去观察研究。

藏传《大藏经》中的有些经典是从汉文翻译过来的。比如，《楞严经》对禅宗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一部佛经，唐朝时，藏文有译本，朗达玛灭佛后只剩下了两卷。乾隆年间，在章嘉国师的主持下，这部经又被重新翻译成藏文。还有《百业经》，以前也是从汉文翻译为藏文的。后来汉文经藏中却没有了。前几年，我又把它译成汉文。另外一部重要的经典《贤愚经》，也是从汉文译为藏文的。汉文《贤愚经》是北魏时期翻译的，总共有69章，除了最后18章，藏文的译本中都有。在藏地，这部经非常出名，里面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在生活中人们也经常运用。但在汉传佛教中，《贤愚经》流

通得并不是很广，也许是文化差异导致的吧。

汉藏佛教交流的见证——觉沃佛像

除了《大藏经》，还有一尊佛像也与汉藏佛教有甚深的渊源——这就是拉萨大昭寺闻名遐迩的觉沃佛像。

大家可能也听说过这尊佛像。他在整个藏地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但这尊佛像具体的来龙去脉，在座的年轻人不一定知道，所以我今天简单地介绍一下。以后你们如果有机会去拉萨，最好去朝拜一下这尊佛像。不管你是出于研究的目的，还是好奇，或者内在有信仰而外面不暴露，无论以什么方式都可以去朝拜。因为这是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见证。

在藏族人心目中，一个人临终之前如果朝拜过拉萨大昭寺的觉沃佛像，他就是非常幸运的。孝顺的子女都会想尽一切办法帮助自己的父母，在有生之年前往拉萨朝拜觉沃佛。此事若能完成，父母也会觉得一生中所有美好的愿望已经如愿以偿。

为什么这尊佛像在藏族人心中如是尊贵呢？一方面因为他的历史非常久远，另一方面也因为他非常稀有珍贵。这尊佛像最初来源于汉地，是唐代的文成公主带过来的。文成公主在藏地被认为是绿度母的化身，具有非常崇高的地位，相关的纪念活动从来没有间断。前些天，大概在8月1日，拉萨上演了一个很大型的《文成公主》实景剧。据说制作费用高达7.5亿元，演得如何倒不是很清楚。

据有关历史记载，2500多年前，有一次，释迦牟尼佛正在说法时，忽然放光、微笑，显现出种种瑞相。文殊菩萨等眷属向佛祈请。佛陀对一个非常著名的天匠特意加持，让他制造佛像。后来这位天匠把天界人间各种各样的宝物积聚起来，做成了几尊释迦牟尼佛的等身像，包括8岁、12岁、16岁和25岁的等身像。12岁的等身像，就是现在大昭寺的觉沃佛像；8岁的等身像，后来被尼泊尔公主带到藏地，就是现在小昭寺的觉沃佛像；25岁的等身像，是现在印度金刚座正觉塔的释迦牟尼佛像，不过在《大唐西域记》里，对这尊佛像的说法稍有不同；16岁的等身像，据说后来在印度消失了。



12岁等身像是怎样来到汉地的呢？在中国的南北朝时期，印度国王达玛巴拉跟其他宗教进行了一场大战，结果印度著名的那烂陀寺被夷为平地，形势非常危急。于是，他向中国祈求支援，秦王苻坚对他提供了很大帮助，达玛巴拉因此而克敌制胜，保护了佛教。后来秦王希望印度国王把12岁的等身像送给他，以便在中国振兴佛法。达玛巴拉一方面非常感谢苻坚，另一方面考虑到佛像在中国可以利益很多众生，于是就把佛像送给了秦王。

不过，也有不同的说法。据藏地著名史书——达仓巴的《汉藏史集》记载，当时秦王苻坚请求了三件事：第一件是12岁等身像，第二件是四部经典，第三件是四位比丘僧。达玛巴拉全都答应了。刘立千翻译的《西藏王统记》里说，当时秦王祈求这个佛像的时候，达玛巴拉国王本来不想给，但他后来看到这个佛像的面部已经转向中国，而其他佛像都没有转。达玛巴拉认为此像与汉地有缘，就把佛像送给了秦王。这是12岁等身像来到汉地的因缘。

几百年后，到了唐朝，松赞干布想要迎娶文成公主。公主在出嫁前要求唐太宗把释迦佛12岁等身像送给她。一方面唐太宗非常疼爱这位公主，另一方面藏地王臣也特别请求，所以唐太宗便答应了他们。同时还派了两个大力士，一个叫拉嘎，一个叫鲁嘎，用车子将佛像从长安推到了拉萨。当时的交通非常不方便，据说从长安到拉萨用了3年时间，可以说历尽艰辛。这期间还发生了很多稀有的传说。

佛像到了藏地以后，文成公主专门修建了小昭寺进行供奉。之后，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觉沃佛像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

文成公主在离开人间之前说，这尊佛像将来很有可能被汉地的国王要回去，因此要用泥土把佛像封起来，表面还要画上文殊师利菩萨的像。

果然，在芒松芒赞时期，武则天认为这是汉地的宝物，发动军队要把佛像抢回去。藏人想起文成公主的遗嘱，就按照她的要求，把觉沃佛像封在大昭寺的墙壁里面，又在表面画了文殊菩萨的像。后来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

到了赤德祖赞时，国王迎娶了唐朝的金城公主。金城公主后来生下了赤松德赞。那时，金城公主很想看自己祖奶奶从汉地带来的佛像。经过调查发现，原来佛像藏在大昭寺的墙壁中。于是她把佛像请了出来，从此将其作为大昭寺的主尊佛来供奉。

赤松德赞刚继位，年龄太小，他的舅舅不但把持朝政，排斥佛教，还派遣三百个藏族大力士，想把佛像送到汉地去。结果他们推不动，便把佛像埋到了泥沙里。过了一段时间，那些参与反佛的大臣，有好几个暴毙而亡，整个藏地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灾祸。占卜说这是由于把觉沃佛埋入地下而导致的，于是他们又把佛像挖了出来。他们想，这个佛像原来的家乡不是汉地而是印度，应该将其送到印度去。当送到芒域的时候，去印度的路不通，只好把佛像留在了那里。这样，觉沃佛像在芒域待了十四年，直到赤松德赞亲政以后，才把佛像迎请回来。

朗达玛灭佛时，觉沃佛像又遭受到一次灾难。朗达玛要求把佛像送回汉地。很多大臣认为觉沃佛是藏人的福祉，不能送走，就把觉沃佛像藏在另一个地方，然后把一块很大的石头扔到湖里，发出了巨大的声响。当时朗达玛问是什么声音，他们说是觉沃佛像被扔在湖里的巨响。觉沃佛像因此躲过了这场灾难。

后弘时期，印度的阿底峡尊者来到藏地。他一方面在大昭寺的柱子下面，以伏藏的方式取出了一部著名的藏族历史经典——《松赞干布遗教》；另一方面使朗达玛时期隐藏的觉沃佛像再度重见天日。从此，千年以来，觉沃佛像一直是藏族人祈祷和依止的殊胜对境。“文化大革命”时，觉沃佛像虽然受到一点危害，但是在一些人的保护下，终能完好无损。

小昭寺8岁等身像的遭遇却有些令人伤心。据有些史书记载，在“文革”期间，这尊佛像里面所有装藏的经书和珍宝都被掏了出来，身体也被切成了两半。后来班禅大师分别在天津和拉萨的仓库里找到了佛像的上半身和下半身，并在重新修复装藏后，将其继续供奉在小昭寺。

大昭寺的觉沃佛像历经沧桑劫难，现在依然不间断地给予众生无偏而巨大的加持。这种加持，有些人可能不相信。但无论你相不相信，佛的加持和信仰所蕴涵的力量，其实都是一种客观事实。就像药的力量一样，除非不服用，如果服下去，一定会对疾病有效果。同样的道理，佛的威力和加持一直都存在，就看你用不用。2500多年后，现在信仰佛教的人仍然不断地获得各种殊胜的心理品质和快乐，这就是信仰

的加持。当然，没有信仰的人，确实很难理解和体会。正如庄子所说："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很多人没办法感受，除了排斥以外，也别无他法。

今天是一个很开放的交流，所以我毫无保留地把信仰的事实告诉大家。如今地球的轨道已经旋转到21世纪。21世纪是包容和开放的世纪，不仅商业开放，文化思想也是开放的，全世界东西方文化都在不断地交融。此时，每个人都应从狭隘、固执以及自私的束缚中走出来，主动接受文化的剖析，寻找思想的碰撞，这是一个无法阻挡的时代趋势。

应以佛法充实心灵

在很多大城市，不管什么样的人，常常抱有依靠外在物质来获得幸福的想法。有了这样的理念，幸福恐怕会非常遥远。我们不断地追求金钱和异性，想要依靠他们的力量让自己获得永恒的快乐，这是永远无法实现的。但如果我们关注内在价值，用佛教里所讲的信心和智慧来充实自己，那即使没有丰富的外在物质，所享受的快乐也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没有人不希望自己快快乐乐地生活一辈子，但是快乐也需要因缘。有些人一切外在资源都已圆满，但内心却始终快乐不起来。现在大学里自杀的人越来越多，甚至中学生都出现了跳楼的现象。昨天我在广州的大街上散步，路过一座桥，身边的人告诉我，经常有人从这座桥上跳下去。这说明现代人心里的贫乏和恐慌已经非常严重，急需一种力量来充实自己。

所以我特别希望，今天在座的研究生们，一方面要研究藏文化和汉文化中的精华；另一方面还要进一步思考，怎样让这些精华在人类社会中发挥出它应有的作用，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文字和口头上了解。尤其是佛教里面最重要的利他菩提心，对现代社会利益极大。它的传承、理论体系以及修行次第，在藏传佛教中非常圆满。希望在座各位以后多去了解。同时，你们也应该去藏地实地调研。一方面，那里有蓝天白云、鲜花绿草，还有清水河流等，美不胜收；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实地去了解藏文化的内在精髓。藏族人生活虽然比较贫穷，没有汉地这样繁华，但是他们的内心却始终蕴涵着善良淳朴的品质，尤其有一种非常可贵的信仰的力量。

这种力量给你带来的利益，也许远远超过物质。



华南农业大学问答

『 2013年9月29日 』

(一) **问**：现在汉地很多人在学藏传佛教。我周围的人，学藏传佛教的越来越多。堪布觉得这个因缘是什么？如果这样发展下去，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

答：这个问题我也思考过很长时间。我发现，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时代，既要有信仰，又要有智慧，还要有客观事实。更突出的，这是一个实用主义的时代，人们最希望马上看到效果。所有这些需求，藏传佛教正好可以满足。

藏传佛教历代高僧大德，为我们留下了非常圆满的智慧体系，包括完整的辩论、理论和修行系统。其中，信仰、智慧和事实一应俱全，非常符合现代人的心理。如今有很多人心情浮躁、忧郁苦闷，对他们来说，藏传佛教恰似一剂妙药，可以很快解除其痛苦；还有一些人想静下来，藏传佛教中，安住的方法非常完善；另有一些人想通过自己的智慧，寻找一种甚深的道理，藏传佛教的逻辑推理非常深妙，刚好为他提供一条道路；还有些人想次第了解佛教的深广意义，同样藏传佛教也有这个传承。因此，现在不仅是汉地，包括西方和东南亚许多国家，也有非常多的人前往尼泊尔、不丹、印

度以及藏地去学习藏传佛教。他们不是为了别的目的，就是想寻找一种心灵妙药；而这种妙药，在藏传佛教中轻而易举可以找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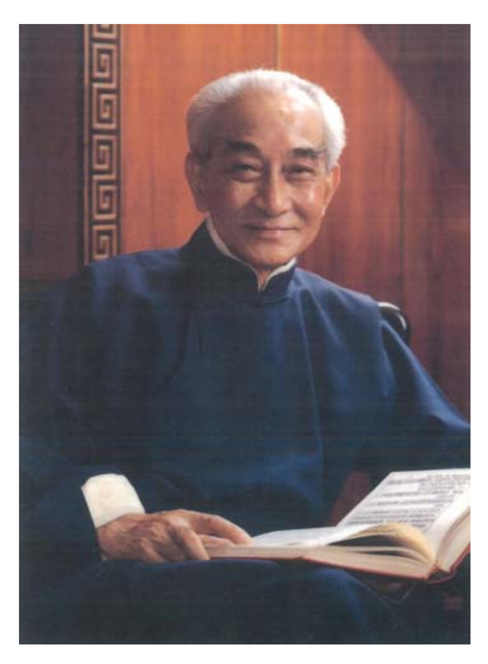
（二）**问**：上大学之前，我是个无神论者。上大学之后，我接触了佛教，并看了很多书籍和视频。发现佛教里确实有很多东西超越了我之前所处的环境。请问，我下一步应怎样深入学习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

答：我们每个人信仰任何一个宗教，都是自由的。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不管有没有信仰，都有必要了解世界上的各种宗教。如果没有了解宗教的超胜意义，人生当中的许多烦恼，我们也许很难面对和对治。因此首先我认为，你对宗教的研究和渴望非常值得肯定。

再者，如果你想学习藏传佛教，有两部论典一定要学。一是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还有就是华智仁波切的《大圆满前行》。我个人建议，作为知识分子，要想既懂理论又懂修行，应该从这两部论典入手。若还想再进一步学习，推荐你学藏传佛教中非常重要的一部论典——龙猛菩萨所造的《中论》。《中论》的思想跟量子力学的观点非常相顺，又超越了量子力学，非常值得学习。

（三）**问**：刚才您提到佛教对当代人的健康有利。我想问一下，佛教的心理治疗是什么原理？

答：现在美国许多大学，根据藏传佛教的理论和方法，开设了心理治疗禅修的课程。这种禅修，本来是佛教的观心和安住的方法。在安住当中，找到心的光明和空性无别的本性。依靠这种禅修，很多人可以安心、住心和放松心，再进一步来寻找心。这在西方被称为心理疗法。这种藏传佛教的疗法，在大学里非常流行，也非常实用。有些老师和学生已经精神崩溃，准备自杀了。用了这种治疗方法之后，完全恢复了生活的勇气。所以我想，以后有因缘的时候，在学校和企业里应该开设这种心理疗法课程。



(四) **问**：对南怀瑾老师的理论和著作，您有什么评价？您是否推荐当代大学生多读他的书？

答：我个人认为，南怀瑾老师非常广闻博学，不管是现代思想还是传统文化，包括儒家、道家和佛教的思想，他都非常精通。我曾想去拜访他，但是他去年示现了圆寂，未能成行。不过我认为，你们大学生有必要读一些他的书。因为他对方方面面的知识都精通无碍。而我们很多知识分子，智慧有很大

局限性，不够宽广。因此很需要读一些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的书籍，这样智慧会自然而然地增长。

当然，他的个别观点，我不一定完全接受。但对任何一个学者来说，思想上有一些冲突，是很正常的现象，并不会影响我们学修的进程。

击掌空声·佛教的辩论方法

——台湾华梵大学演讲

『 *2013* 年 *11* 月 *28* 日 』

主持人致辞：

大家午安！阿弥陀佛！

我是华梵大学中文系主任。今天非常荣幸，有机会邀请到索达吉堪布来我们学校演讲。这次华梵大学中文系和其他的三个大学一起，联合邀请索达吉堪布来台湾作系列佛学讲座，因缘非常殊胜。堪布的行程很紧凑，礼拜一在台大演讲了“神秘的修心之路”，昨天在师大讲了“藏文化的特色”。今天是第三站，在 550 公尺高的大仑山上，堪布要演讲的题目是“击掌空声·佛教的辩论方法”。

大仑山入冬以来，今天是最冷的一天，校园里满地枫红，非常美丽。相信各位一定是对佛法有很深的希求心，对堪布有强烈的依止心，这才促成了我们此次相聚，共享佛法的盛宴。

堪布来台湾演讲，这是第二次，距第一次来台湾已过 20 年。近年来，堪布经常应邀到世界各地演讲交流，包括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香港大学，以及北大、清华、复旦等，都留下过堪布的身影。所以，这次堪布能来华梵大学，的确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因缘，极其令人欢喜。

我曾拜读过堪布的一些书，包括《修心七要耳传略释》《般若心经讲记》以及《中观根本慧论讲义》等。尤其是在《中论讲义》里，堪布非常善巧地运用简明的语言，把不堕边的空性智慧浅显易懂地开显给大家，对我启发很大。

堪布不希望我们作太多夸饰的介绍，我相信刚才讲的内容都很平实。

现在，就让我们以一颗至诚恭敬的心，一起欢迎索达吉堪布！



很高兴来到华梵大学。华梵大学坐落在海拔550米的山上，在台湾，这里是比较高的地方。我来自海拔4000米的高原，相对来说，这里就成了很低的地方。你们说今天是最冷的一天，按我所在佛学院的天气来讲，今天却是比较热的一天。同一个事物，感受却截然不同。思想也是一样，我把自己认为很有价值的理念分享给大家，有些人觉得很好，有些人可能会觉得不合理，没什么意义。这很正常。因为不同地区的人，总是会养成不同的思维方式。

今天来到这里，感觉很殊胜。这个大学是晓云老法师在79岁时创办的。她在90多岁的时候示现了圆寂。她的精神非常可嘉。一般人到79岁的时候，很难有心力创办大学。她却有一种菩萨的愿力。让我们感觉到，依靠菩提心和善心，人即便到了晚年，也能做到很多事情。同时，我个人也产生一种勇气，觉得这些大德们的行为，非常值得学习。

台湾还有一些佛教徒创办的其他大学，比如佛光大学、南华大学、慈济大学、法鼓学院等。其中所学的内容，不一定全是佛教。有宗教系，也有其他的学科，可以说是综合性的大学。在这样的佛教徒创办的大学里跟大家交流，我觉得心里有一种力量，也非常开心。

今天跟大家共同学习的是“佛教的辩论方法”。其实，佛教的辩论方法，在一堂课短短几十分钟内，讲也讲不完，听也听不清楚。不过可以跟大家结个善缘，把我的一些观点讲出来，与大家共同交流。

藏传佛教辩论的历史

有些世间学校也讲一些逻辑学，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推理方法，以及古代中国哲学中的一些逻辑方法等。佛教中有一套独特的逻辑推理体系，非常严密。分别念很重的现代人要进入佛教的真理大海，特别需要这套方法。

在藏传佛教中，佛教的逻辑学和辩论学非常兴盛。大约一千多年前，鄂译师建立了五部大论的学习传统，开创了藏传佛教辩论的先河，可以说是做了跨时代的伟业。在此之前、国王赤松德赞之后，印度莲花戒论师跟禅宗的玛哈雅那和尚也有过一场辩论。但是历史学家认为，当时的辩论方式，不一定完全是遵从因明的理路来进行的。鄂译师之后，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夏瓦秋桑论师，他通过自己的智慧，完善了因明的辩论方法，并进一步弘扬到各个寺院。现在藏传佛教的这种辩论模式，就是从那时继承来的。如今，不仅是寺院，很多世间学校也在学习这种辩论方法。在一些大学的教室里，甚至出现了藏传佛教辩经般的场面。

佛教辩论的意义

现在很多人喜欢去藏传佛教寺院，尤其爱看喇嘛们辩经。边看边拍很多照片，还一边说："哇！藏传佛教辩论很好看啊，你看喇嘛的动作像舞蹈一样！"其实也没有什么好看的，只有

一两个动作而已，任何一个小县城文工团的演员，都会跳得更好。动作不是藏传佛教辩论的特色。

我们不能把辩论看成一种稀奇好看的表演。它的真正内容和意义到底是什么？这是我们更需要知道的。

表面上看，藏传佛教的辩论好像是为了获得胜利，实际不是。佛教的辩论是为了辨别真相、发现真理。

人生于世，有很多事理我们根本不了解，还有很多事理，我们一直犹豫不决，说是也不对，说不是也不对，存在许多怀疑。现在人问题特别多，一个原因可能是自己没有认真地学习，另一个也可能确实没有一个有效的途径，疑惑一直没有真正得到解决。除了未知和怀疑，第三是，还有很多颠倒的见解。比如：一切万法本来是无常的，但是因为后天教育和环境的影响，认为有些法永远不变；本来善有善报，恶有恶果，却认为因果不存在；本来前世后世是存在的，却认为前后世不存在；等等。这些颠倒的思想叫做邪见。

我们辩论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断除未知、怀疑和颠倒的执著，把这些心态一一推翻。所以辩论非常有意义。

尤其在现在末法时代，科学极其发达，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分别念非常复杂。此时，很需要一种特别严密的逻辑推理方法，首先推翻我们相续当中对佛法的各种怀疑、成见和邪执，之后，再树立真正如理如法的定解。这一点非常重要。

但是如果目的不对，辩论就会出现一些误区。比如有些人仅仅在词句上辩论，一直咬文嚼字、吹毛求疵，而不去深入意义，这是没有价值的。藏族有一句谚语说："有口才的人，让别人寸步难行。"别人说一句话就给他挑一个毛病，这不叫辩论，叫刁难。

真正的辩论，是基于意义的辩论。藏传佛教所有关键的辩论中最重要的一个主题，是把释迦牟尼佛证成为量士夫。喇荣佛学院每年围绕这个题目都会开一些研讨会。它的意思是，释迦牟尼佛是否是通达一切真理的人，是否能作为正确的标准？很多人经常产生类似的怀疑：佛说的话正确还是不正确，可信还是不可信？要想断除这种疑惑，首先要学习陈那论师和法称论师的论典，学习他们树立正量的智慧，然后再进行推断。



陈那论师和法称论师是佛教历史上非常著名的高僧。他们把释迦牟尼佛的真理，以因明的道理广弘于世，是位列“二圣六庄严”的大祖师。

当然，想学习这些论典要一定的时间，先要学《集量论》和《释量论》等因明七论，还要学相关注疏，然后才能明白其中的道理。这些论典中，最重要的是《释量论·成量品》。《成量品》全文依据《集量论》的第一句颂词，从顺逆两种次序证明了释迦牟尼佛是量士夫。这句顶礼颂是：“顶礼定量欲利众，大师善逝救护者。”

最初，陈那论师开始造《集量论》的时候，在山洞里写下了这个偈颂，然后出去化缘。回来时发现偈颂已被人抹掉。他不动声色地又写了上去，但是化缘回来发现字又被抹掉了。到了第三次，他说如果没有必要，请不要擦掉，如果此举有目的，请站出来与我辩论。后来一个外道就走了出来，跟他进行辩论。但是外道辩不过他，反而用神通烧他的资具。陈那论师产生极大的厌离心，想：这些众生如是刚强难化，不如自己入涅槃好了。这时文殊菩萨亲自显现，赐予安慰，并告诉陈那论师：“你这部论典，将来会成为世人的眼目，它的光芒会照耀整个世界。”于是，陈那论师继续撰著，完成了这部论典。

后来无论是在印度还是在藏地，陈那论师的这部著作都得到了极为广泛的弘扬。汉地的法尊法师晚年曾翻译过《集量论》，并作了相关的注疏。还有法称论师的《释量论》，法尊法师也翻译过，同时根据僧成论师的讲义作过比较短的解

释。总的来说,《释量论》比较难懂。前几年，我按照麦彭仁波切的《释量论大疏》，把《释量论•成量品》翻成了汉语，并在佛学院给部分人传讲过。

总而言之，因明辩论是为了深入意义。现在藏传佛教当中包括喇荣佛学院，有极少数的人经常不在意义上探讨，只是在字面上辩来辩去。这不是佛教辩论的真正目的。

辩论的形式

藏传佛教在辩论的时候，有些人坐着，有些人站在对面或旁边，两边互相辩论。有多对一、一对一、多对多等多种形式。辩论时还会对立论方做出击掌、甩念珠等动作。从表面看，有人可能会怀疑，这是不是人身攻击啊？其实不是。如果有人身攻击或者说一些不恭敬的语言，那已经违反辩论的规则了。

我看到现在个别人为了中观和因明的道理进行辩论时，说几句就开始面红耳赤，马上就不高兴了。其实真正经过长时间辩论训练的人，别人再怎么说非常尖锐的话，提出再难以回答的问题，都不可能不高兴，否则，自己很快就会失败。其中的规则非常严谨。

演讲的缘起

今天演讲定这个题目，不知道是因为你们平时对藏传佛教的辩论有爱好呢，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我本来想换成另一种比较简单的题目。当时在藏地，接到你们发来的邀请函时，我说辩论方法可能没办法讲，讲深了不一定听得懂，讲浅了不一定满意，换个其他题目吧。后来有人说，一定要讲辩论法。具体有什么目的和意义，我不是很清楚，而且时间太短也没办法全部满足。

我想，既然要讲辩论，首先一定要讲一下辩论的目的。佛教辩论既不是为了争胜负，也不是为经济纠纷，而是为了获得真理。而且辩论还是一种修心的锻炼。如果没有经过这种锻炼，就会像现在有些佛教徒那样，在辩论的过程中，别人说几句自己就受不了，非常痛苦伤心，从此之后，再也不跟其他佛友交往了。因此学习辩论很有必要。

要辩论还是要实修?

学习辩论时，我们也不能像个别的佛教团体那样，整天都是辩论，从小到老一直辩论。到真正要讲修行的时候，上师也不会讲，弟子也不会修，那我们死的时候，跟中阴法王是没办法辩论的。而且辩论还可能出现一种不好的结果，就是分别念越来越增上，到处看过失，这个说得也不对，那个也不合理，而真正的推理方法实际上也没有掌握，只是用一

种相似的推理来进行驳斥和遮止。最后所有经论里的法义，包括业因果、三宝的功德、诸佛菩萨的加持等等，好像也全都不合理了。这是不正确辩论带来的一种不良后果。

辩论如果用得好，确实可以启发自心，开启智慧，生起极为稳固的定解，所以非常有必要；如果用得不好，也可能导致相续中分别念加重，任何清净的信心和慈悲心全都消失无余。所以，藏传佛教历史上，有个别高僧大德非常不赞同辩论。我的老师当中，个别人非常支持辩论，自己也喜欢辩论；个别人很讨厌辩论，经常说："不要辩得太多，有什么可辩的？辩也来不及了，一切都是无常的，好好修行。"

这两种说法都有道理。一方面讲，如果我们天天辩来辩去，自己没有好好修行，那到死的时候跟没有学佛的人完全一样；另一方面，有时候什么都不辩论，什么都不说，全是顺其自然，那有些不信仰佛教的人，或者分别念比较重的人推翻佛教真理的时候，我们什么定解和境界都没有，辩也辩不过他们，就只好修安忍，什么都不说，这样也不太合理。

所以不能走极端，既不能天天辩论，不修行，也不能什么都不学。尤其是有一定智慧的年轻人，应该学一学中观、因明。通过学习可以打开自己的甚深智慧。之后在生活和修行过程中，别人说佛教过失的时候，你自己有一定的能力，能够分析是非、辨别取舍，这非常重要。

三相推理

下面我简单地讲一下三相推理。也许你确实听不懂，也许你以前学过，觉得这个太简单了。但无论如何，如果不懂三相推理，藏传佛教的辩论就没办法进行。我听说台湾以前有个别法师，一直在推广三相推理，但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又销声匿迹了。这一次我用比较简单的方式讲解，看看这个推理到底是怎么用的。

一个合格的论式，首先必须具足三部分：所诤事和所立的法、因以及比喻。这三者通常被称为宗、因、喻三支。其中“因”必须满足三种关系，也称为“因三相”。所以这种推理方式叫做“三相推理”。



所诤事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判断一件事情的时候，对它的判断存在争论，这件事情就叫做“所诤事”。我要把这件事建立成什么，所建立的就叫做“所立法”。要建立成这个法，不可能无缘无故，一定要有一种依据，这个依据就叫做“因”。这个论证还要通过某种比喻让别人明白，而且这个比喻，自他双方都可以承许，这就是“喻”。

比如，我说某某人是坏人。“某某人”就是所诤事；“他是坏人”，以前大家都不知道，现在我要告诉大家他是坏人，“是坏人”就是所立法；对方问，为什么他是坏人？你要给出一个理由，我说因为他经常偷东西，所以他是坏人，就像其他什么人一样，这个理由就是因；“像其他什么人一样”就是喻。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我们日常生活中也经常会用这个论式，比如说：某某事情是好的，为什么呢？因为什么什么，所以它是好的，就像什么东西一样。

佛教中，经常用一个特定的句子，比如：瓶子无常，所作之故，如柱子。

在座有很多藏传佛教的格西和堪布，一辈子都在学因明和辩论。也许我用的有些比喻不太恰当，但是也没事，如果不恰当，他们会找我辩论。不过我很多年没有进入辩论场了。

刚才说“瓶子无常，所作之故，如柱子”。所谓的瓶子，茶瓶、宝瓶，什么样的瓶子都可以，这个是“所诤事”，也就

是有争论的事情。我要把它建立成无常，就是说这个瓶子是刹那刹那变化的，不是常有的，这是“所立法”。无常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它是所作的。泥做的瓶也好，铁做的瓶也好，任何一个瓶子，都是由于很多因缘积聚，以及人们的造作而形成的，这就是“所作之故”。由瓶子是所作来证明瓶子是无常的。最后说，就像是柱子一样，柱子也是一个非自然、非常有的东西，是所作的、无常的法，这是比喻。

表面上看来，这个推理非常简单。但关键是其中圆满具足了三相。任何一个合理的推理必须具足三相，并且远离不成、不定、相违三种过失。反之，如果是不合理的推理，或者相似的推理，一定会存在这三种过失。只有三相具足的立论才可以树立为正量。

宗法

“瓶子是无常，所作之故，如柱子。”是不是合理的推理呢？首先观察所作跟瓶子之间的关系。立论中说瓶子是所作的，实际上它也确实是所作的，这样第一相就成立了。如果把瓶子改成虚空：虚空是无常，所作之故。那虚空根本不是所作的，第一相就不成立。辩论的另一方要回答“不成”。

辩论时，作为立论者，我坐在这里，对方向我击掌辩驳，我只可以作四种回答：如果承认的话，我说“承许”；如果他的理由根本不成立，我说“不成”；如果理由并不一定能推出

结论，我说“不定”；如果理由与结论完全矛盾，我说“相违”。承许、不成、不定、相违，除了这几个句子，没有什么互相争吵的。对方给你发“太过”的时候，你啰里啰嗦说很多，那已经违规了。

因此，如果对方说“瓶子是无常，所作之故，犹如柱子”。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推理，那就回答说“承许”。

如果用一个世间的例子，比如说，克林顿是美国人，因为他是美国籍的缘故，就像老布什一样。首先看第一相，克林顿是美国籍，这是对的，那第一相是成立的。用布什作比喻的话，老布什大家都认识，比喻也是成立的。从美国籍推出是美国人也是可以的。我们就说“承许”，对方的立论已经成立了。

反之，也有不成的情况。比如说，虚空是无常，所作之故。所作在虚空上面根本不成立。大家都知道，虚空是无为法，并不是任何因缘所造作的，所以这是不成的。再比如说，李登辉是美国人，是美国籍的缘故，也应该回答“不成”，因为李登辉本来不是美国籍的。

这是第一相的道理，也就是看因和所诤事之间的关系。因和所诤之间的关系如果成立的话，可以进一步观察其他两相。如果因和所诤之间的关系不成立，整个论式不用再观察，一定是错误的，你说“不成”就可以了。

同品周遍

第二相是因与所立法之间的关系。按第一个例子来说，就是无常跟所作之间的关系。我们看一下它们有没有周遍的关系：凡是所作的肯定是无常的，所以同品遍是有的。反之，若说：瓶子是无常，所量之故。所量就是现量和比量可以衡量的，它的范围比较广。那么所量是否一定是无常呢？不一定。常有的法也是可以衡量的，所以同品遍不成立，我们就要回答说“不定”。如果拿前面世间的例子，可以这样立论：克林顿是美国人，因为他会说美式英语之故。这时也要说“不定”，因为会说美式英语的人很多，不一定只有美国人才会说。

异品周遍

第三相是异品周遍。异品遍是从所立法和因的反面来进行衡量。

这可能有点专业，但是我还是要讲完。如果不懂的话你们睡觉就可以了，听这节课就像吃安眠药，睡一会儿就过去了。

同品遍指的是所立法和因之间正面的关系。比如，只要是无常的一定是所作的，是美国籍的一定是美国人，这叫做同品遍。

异品遍是从它们的反面来讲的。一旦所立法退失，因法也随之而退失。以“柱子无常，所作之故”为例，所立法是无常，其反面是常有；因是所作，其反面是非所作。若是常有（所立法退失），一定是非所作吗（因随之退失）？的确如此。那异品遍就是成立的。再比如，声音是勤作所生，无常之故。所立法的反面是非勤作所生，因的反面是常有。如果是非勤作所生一定是常有吗？不一定。雷电也是非勤作所生，但并不是常有。所以异品遍不成立。异品遍不成立时，也要回答说“不定”。



最后一种叫相违相似因。比如说，柱子是常有，所作之故。其中，所作跟常有完全是相违的关系。我们应该回答说“相违”。如果用世间例子，可以说：克林顿是德国人，因为他是美国籍的缘故。此时也要回答“相违”，因为德国人不是美国籍的，这是推不出来的。

你理由决定吗?

对于一个论式，首先观察因在所诤事上是否成立。如果成立，再观察所立法与因之间的关系。这时就可能出现不定的情况。所谓的不定，就是这个理由一部分可以成立所立，但一部分不能成立。现在很多人经常这样讲：这个人应该是坏人，为什么？我觉得他是坏人。“这个人”是所诤事，“坏人”是所立法，“我觉得”是因。那么“我觉得”跟“坏人”之间，有没有周遍的关系？有没有决定性的关系？没有。“我觉得”不一定能证明他是坏人，有时候你也会误解好人。所以现在很多人，最主要是在这个地方过不去，所用的经常是一种不定因。

即使是世间智者，有时候也会在这个问题上碰钉子。据史书记载，孔子周游列国时，一次在途中遇到一个孩童，在路上用泥土堆了一座“城”挡住了他的去路。孔子告诉他说：“我的马车过来了，请你把泥城让一下。”这个孩子非常聪明，回答说：“听说你是所谓的孔夫子，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达人情世故，无所不知。世人都说车要绕着城市走，而从来没听说过城市要绕开马车的，这个道理你难道不知道吗？”孔子看这个孩子很聪明，就下车问他：“你叫什么名字？”

他说：“我叫项橐。”

孔子想考一考他，继续问：“什么山没有石头？什么水没有鱼？……”提出了好几个问题。

项橐回答："土山没有石，井水没有鱼，……"——做出了正确回答。孔子难不住他。

接着项橐又反过来问孔子："听说您是非常有智慧的，我想问您几个问题：鹅和鸭为什么浮在水面上？仙鹤为什么发出动听的鸣叫？松树为什么春夏秋冬都是绿色的？"

孔子回答说："因为鸭和鹅的脚是方的，所以可以浮在水面上；因为仙鹤的脖子很长，所以能发出动听的鸣叫；因为松树的树心是结实的，所以春夏秋冬都是绿色的。"

项橐反驳说："如果能浮在水面上是因为脚是方的，那乌龟也可以浮在水面上，难道它的脚也是方的吗？"

这个辩难，孔子没办法回答。

孩子继续问："青蛙也可以发出动听的鸣叫声，难道它的脖子也是长长的吗？竹子也是春夏秋冬都是绿色的，难道它的树心也是坚实的吗？"

这三个问题孔子都没办法回答。因为孔子前面讲的理由，全是不定因。只有一部分因可以遍于所立，另一部分不能遍。所以，他的马车只好绕开孩子的泥城离开了。

因明三相推理中最主要的几个概念一定要明白："不成"是因在所诤事上不成立；"不定"是因和所立之间没有同品周遍或者异品周遍的关系；"相违"指所立和因之间完全矛盾；"成立"是三相都成立。只有最后一个是合理的推理。比如，

有人说某某人是坏人，因为什么什么。他的理由完全找不到任何不成、不定或者相违的过失，那他的观点完全可以成立。

现在法律判刑的时候，也要举出很多理由，与因明这样的推理论证有些接近。但是他们的方法并不完整，如果严格按照因明的逻辑来观察，不一定很圆满。

除了前面讲的三相，因类学中还有些不同的说法。像《成量品》中的一些观点，个别大师就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说，所立法和所诤事的因，需要成立在它们的总合法上面等等。2005年，我翻译过麦彭仁波切的《因类学》。在《因类学》以及萨迦班智达的《量理宝藏论》里，都有关于“因”的一些分析。但是如果没有进行过真实的辩论，不一定能完全理解其中的意义。

生活中的因明

我们平时说话的过程中，如果懂得三相推理，不管说什么，总是有根有据，而且这个理由恰如其分，足以证明你所作的判断是成立的。

其实，即便是很平常的言谈，也会存在所诤事、立宗和依据。其他几点一般都没问题，关键是依据，很多人给出的依据并不充分，但他自己却认为能证明。比如，经常有人讲，藏传佛教不合理，为什么？因为某某人的行为不

如法。其中，“藏传佛教”是所诤事，“不合理”是所立法，“某个人的行为不如法”是依据。那我们应该回答说“不定”，因为某个人不能代表所有的藏传佛教。不仅仅是藏传佛教，汉传佛教以及佛教之外的，世界上任何一个党派和团体里面，个别人行为不如法的现象多得很。这样一分析，你就会知道：“原来我的判断用的是一个不定因，却想得到一个确定的结论，这个错误太大了。用一个人的行为代表整个宗派，这是绝对不合理的。我是不是太愚痴了？”你会产生这样的想法。

无论对世间事物进行判断，还是在修行中确定见解，跟因明都有一定关系。如果因明学得好，平时说话会很严谨，逻辑也非常连贯，说出的任何一个道理都环环相扣，而且理论与实际意义结合得非常紧密。所以很有必要学习因明。



学佛需要理性

我是学藏传佛教宁玛派的。历史上，宁玛派辩论不多。后来贝诺法王在印度的朗卓寺开启了宁玛派辩论的历史。法王如意宝晋美彭措经过多次观察，决定在喇荣佛学院也开设辩论课程，每天进行一个多小时的辩论。也许宁玛巴的寺院因此受到一定影响，如今很多大大小小的宁玛寺院都有辩论。当然，格鲁派和其他宗派的辩论就更多了。

如果参加辩论，也不能辩着辩着就对别人不高兴。我看过很多居士的辩论，我说："你们这不叫辩论，叫吵架。"说着说着，双方就不说话了，从此再也不联系了。心里都在想，这个人太坏了，一直说我的过失。的确，辩论的时候，对方会用最尖锐的理论来驳斥你，所有围观的人也都在说你，如果不是宽宏大量的人确实会很不好意思。所以，若能经常参加辩论，到最后一定会心胸宽广。有些佛教徒特别容易生气，也许有两种原因，一是可能安忍修得不好，另一个可能就是没有在正规的辩论场所中受过相关的训练。

在座各位，以后在学习因明的过程中，也要参考大量的资料。因为藏传佛教因明学，并不是讲一两堂课就可以通达的，一定要经过长期的磨练和修行，才能圆满。现代佛教徒非常需要一定程度的理性思维，同时还要经常结合现在人的心态和世间的状况进行思考和推断，以此选择自己的行为，这样佛教才能立足和发展。而作为非佛教徒，也需要正面了解佛教，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佛教特别简单。

其实，许多非佛教徒判断佛教的某个事情不合理，用的都是一种相似因，或者说不合理的依据。比如有人说，前世后世肯定不存在。为什么？因为谁都没有看到之故，或者因为我不相信。他的立论之中，“前后世”是所诤事，“肯定不存在”是所立法，依据是“我不相信”或“谁都没有看到”。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我不相信，肯定不存在！”你不相信难道就真的不存在吗？不一定。你所理解的事情并不是世界的全部。如果说“谁都没有看到”，那么不成。因为世界上有那么多人可以回忆前世。这样和他辩论，最后对方也会无言以对。

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人对佛教的判断，只是笑一笑，没有必要回答，回答他们也听不懂。而且有些人根本不讲道理，虽然说不出什么所以然，但是一直固执己见。真正的辩论，一定要讲出充分的理由。因与所立之间，必须有严格的无则不生的关系。如果稍微有一点漏洞，另一方马上就要反驳说“不一定”。符合这样的标准，才可以成立为真实的辩论。

今天在短短的时间当中，我大概地把藏传佛教著名的三相推理介绍给大家，作一个法供养，希望你们能思维一下其中的意义。在座也许学过，也许没学过。如果听得懂，觉得有一点意义，可以记在心中。如果没有听懂，或者觉得没有意义，将它付于东流也无有不可。

台湾华梵大学问答

『2013年11月28日』

（一）**问**：请问堪布，佛教的辩论方法跟西方的逻辑分析，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

答：我以前看过一些西方哲学的逻辑学，里面讲到大前提、小前提、结论等推理过程。在判断的逆式推理和顺式推理等方面，跟佛教的辩论有些相似之处。

而在佛教的辩论中，论述一环扣一环，如果有丝毫的偏差，这个立论就不成立。而且说它不成立，有足够的依据，对方不得不承认。其判断依据的方式，也就是在三相方面，佛教是比较特殊的，在其他的推理方式当中应该没有。



（二）问：有人说学习藏式的辩经，必须要先学藏文。用中文很难通达，因为在辩经的过程中，有时会牵扯到文法问题。我想问的是，如果想学辩经，一定要学藏文才可以吗?

答：如果因明辩论的方法，用汉语推广得非常好，不一定非要学藏文。即使懂藏文也一样，因为会说藏语，读藏文，不一定就会辩经。无论出家人还是在家人，能辩经的都是层次分明、理路非常清晰的人，至少也要对相关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有所了解。如果思路不清，或者连因明推理的专用术语都一窍不通，比如“柱子无常，所作之故”这句话，一个人特别清楚它的含义，另一个人根本不懂，那即便学了藏文，也很难展开辩论。

如果特别广泛地长时间学过因明，学得非常清楚，用汉语辩论也完全没有问题。喇荣佛学院的汉僧中，男女众都有一部分人特别喜欢辩论，虽然他们用的都是汉语，但辩论丝毫没有受到影响。也许是太喜欢了吧，有一段时间，他们白天晚上一直在辩。后来我劝他们：“不要辩得太多，否则，辩论也会上瘾的，结果所有时间都花在这上面，可能不太合理。”

（三）问：跟不同的人辩经，可以增长自己的经验。在台湾这种环境，学因明可能只有20个同学，而在印度也许就是1000多人，两者的学习效果会不会有极大差异?

答：学任何一门知识，都需要一种环境。如果与许多人一起专门上因明课，学习一段时间以后，也许能参加辩论。

但因明辩论并不是只要懂一点文字就可以的，即使表面上能辩论，也不一定能挖出其中深刻的意义。文字的辩论和意义的辩论差别很大，懂得这一点非常重要。文字上的辩论比较容易掌握，但意义上的辩论能深入的人很少。

（四）问：按照藏传佛教的观点，陈那论师跟法称论师最大的差异是什么？

答：藏传佛教中，各个教派都学习陈那论师的《集量论》和法称论师的《释量论》，不同教派的祖师也写过相关注疏。我认为这两位论师的观点没有根本差别，因为法称论师所有观点的来源就是《集量论》。比如，《集量论》讲到九句因，其中真实因有两个，相似因中的不定因有五个、相违因有两个，总共有九种因。如果是真因，我们可以说“承许”，如果是其他七种，我们要么说“不定”，要么说“相违”。这样的分类，法称论师也完全承许。

可以说，陈那论师是因明体系的开创者，而法称论师是其观点的弘扬者。法称论师的所有论典，其实是对陈那因明典籍的注释。所以只要承认他们其中一者，进一步也会承认另一者。无论何时何地，对这二者都要平等承许。

（五）问：我记得麦彭仁波切曾经说过，他的因明学来自萨迦班智达的《量理宝藏论》。我想知道，麦彭仁波切在读了《量理宝藏论》之后，有没有自己的独特观点？是否有

进一步的发挥?

答：据麦彭仁波切的传记记载，他在净观中见到了《量理宝藏论》的作者萨迦班智达，以此解开了许多因明方面的迷惑，同时开创了一些新观点。但从麦彭仁波切的弟子整理的《量理宝藏论注疏》来看，其中的观点和其他大德的注释基本相同，并没有发现哪些是依靠萨迦班智达而产生的不共创意。虽然在《释量论大疏》中，表面看，麦彭仁波切的个别观点跟萨迦班智达的有点冲突，比如对遣余在事物的本体上是否存在等问题，有一些争议。但这只是智者们的游戏而已，后人很难知道其密意是什么。

上师如意宝也有过类似经历。一次法王在光明梦境中，见到一个戴着班智达帽的人（即萨迦班智达），给了他一本书，然后手挥宝剑，把经函一劈为二。当时，法王觉得一切智慧都融入到了自己的心里。醒来以后，整个世界上的一切万法好像已经无所不通。法王非常欢喜，连着几天都没有去上课。

以前我们学《量理宝藏论》的时候，特别羡慕法王，很期盼也能见到萨迦班智达，所以一边努力学习，一边很用心地祈祷。我的《量理宝藏论》法本，是所有法本中磨得最厉害的。但是不要说亲见萨迦班智达，就连梦中也是一点感应都没有。

（六）**问**：我是佛教学系系主任。刚刚堪布讲的辩论，虽然很精简，但是已经具足了情理法：一方面讲了辩论的法

则，一方面又讲逻辑推理的道理，一方面又举了很多人情世故。汉族人讲情、理、法，一般把情摆在前面。2500年前，《庄子》里有一篇《齐物论》，讲到辩论是非并没有一个可以判断最终胜负的依据，全依个人的立场而定。这牵涉到情理法中情的问题：每个人有自己的一个感受和依据，经常会说我感觉如何如何，我相信如何如何；而且任何推理到最后都要归摄到一个预设，所以这2000多年来，大家辩来辩去，也没有真正谁说服谁。

而且汉族比较注重人情世故。庄子就比较喜欢调和是非或超越是非。是非如果太分明的话，在日常生活的人情脉络中，可能会伤感情。所以这种辩论训练，是不是只能针对少数人？如果落实到整个社会环境，跟汉族重情义的特点，是不是不太契合？



答：辩论会不会伤感情，能不能生活化？实际上，吃饭穿衣、行住坐卧这些事情，藏传佛教从来不用辩论。我觉得饿不饿，我吃饭饱不饱，这些都是自己的现量，用不着辩论。还有些事，你我都有共同现量，也不需要辩论。

但有一些隐蔽的法，则需要比量来证成。对这些事情，往往你说是对的，我说是不对的。那到底对还是不对？在还没有达成共识的时候，就像法官判刑一样，要有一种比较合理的方法来确定。所谓“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因明辩论是强调以正理为准。如果从来没有一种推理，就只好一直凭自己的感觉。这样的话，那些固执己见的人，即使没有任何道理，也觉得自己是对的。而有些人即使有道理，别人还是一直不承认。

正式的辩论，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辩论双方都很公正，到一定时候一方被驳得哑口无言，他自己会承认失败的；另一种是有一方非常固执，即使对方的观点已经完全成立，自己仍然不承许，这时就需要一个中间见证者。所以辩论并不会伤感情。而且如果经历过真实的辩论训练，根本不会有任何面子过不去的问题。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情况：比如，你觉得很冷，我觉得不冷，对各自来说都是真的，但到底哪一个更正确？此时，需要依靠佛教的净见量作为标准。量就是正确的认识，有现量、比量、净见量等多种。净见量是内心达到更高层次的一种认知。在衡量不同层面事物时，要用不同的量。这很重要。

（七）**问**：因明辩论的回答分为四种格式，在逻辑思维上，这的确是个很好的训练。但汉族比较推崇所谓的妙问、妙答、妙悟，甚至禅宗还有无厘头式的回答。这也许与左右脑的功能不同有关。如果太热衷辩论，头脑会不会变得格式化？

答：并不会。而且，我们很需要有一个合理的格式。比如开车，一定要有一个交通规则。所设定的路线和规则不会因此而格式化，因为这是正确运行所必需的条件。

生活中的细节，不会以因明的方式来判断，也没有必要；但关键的、隐蔽的事情，则非常需要。比如“柱子是无常，所作之故”这个推理，“柱子”大家都承认，“无常”是不是都认可呢？可能你认为不是无常的，我认为是无常的。但给出“所作之故”这个理由之后，你就恍然大悟，原来柱子的确是无常的。刚开始不知道，现在终于知道了。这并没有让你的思想格式化。实际上它让你进入一个理路，掌握这个理路以后，你作任何判断都不会有过错。

否则，我们说话做事、作判断，只能凭自己的感觉。那这个感觉是好，还是不好？是合理，还是不合理？就没办法知道了。世间任何时候都应该有合理和不合理的分寸。不然，你承认合理，另一个人根本不承认，那谁来判断呢？最后大家为了不伤感情，就不去辩论。比如，你觉得因果存在，我觉得因果不存在。为了不伤感情，那只好说：“不存在就不存在吧。你面前不存在，我面前存在。”到底存不存在？说不清楚。这样一来，任何一个事情都没有答案，所诤事根本得不出结论。法律上要判刑的话，也需要有一种标准。如果

没有格式，全天下就乱了。

（八）问：汉传佛教的佛学院不重视因明，藏系的佛学院都很重视因明。依这种模式发展下去，将来会产生什么样的差异?

答：汉传佛教因明不是很兴盛，跟历史有一定关系，并不是不重视。在21世纪的今天，汉传和藏传佛教的确很有必要互相学习。以前，藏传佛教不重视素食，汉传佛教很重视。但藏传佛教非常开放，接纳性比较强，现在很多寺院里面，都在学汉传佛教的素食观。很多藏僧也跟汉僧一样长期吃素，还开展了许多推广活动。虽然因为历史的原因、语言的隔阂以及各种传统的原因，汉传佛教因明弘扬不广，但随着时代的进步，汉藏佛教交流的深入，以后也会有所发展。

我在喇荣佛学院里经常讲，佛学院对年轻人要讲得深一点，不要讲得太简单。否则，很多人依靠网络，找一些材料，很容易就搞明白了。至少所讲的内容，要是很多人不懂的。不懂对他来讲也是一种提示，是摧毁傲慢的一种方法。最后听完课时，什么都不懂："这一节课到底讲的什么？我怎么一点都不明白？"这样就摧毁了他的傲慢心。

霍金到清华大学讲课时，很多听众都睡着了。霍金开始有点不高兴，后来却比较开心，因为这说明他讲的专业性很强，这些人确实是迷糊了。所以，作为佛学院的老师，有时候很有必要讲得深一些。

大学里，有些人分别念的确很重，总认为“佛教没有什么不懂的，不过就是善有善报，讲几个故事。那么简单，有什么可学的？”如果是这样，就让他学学因明，到时不要说学懂，可能连辩论的理路都搞不清楚。这时，他就会觉得，原来山外还有山，自己并不是全知。

现在有很多比较开放的大学，也在开设因明课。所以，我觉得汉传佛教在因明方面，慢慢会有良好的学习和研究。

（九）问：在《米拉日巴道歌》里，惹琼巴想去印度学因明，但是他的师父米拉日巴一直反对。请堪布提示一下，我的根器是否适合学因明，应该如何作自我判断？

答：我在刚才的演讲中也说了，每个众生的根基和意乐各不相同，有些人特别反对辩论，有些人非常提倡，甚至终身都在辩论。以前，我在一个寺院里看到一个77岁的藏族老和尚，牙齿都没有了，还在辩论。辩论时“起舞”的动作非常好看。

你刚才说自己是某位上师的弟子，既然这样，如同米拉日巴用他的智慧来观察弟子一样，你也应该问你的上师。你到底该不该学因明，我不清楚，因为我不太认识你，不知道你是不是因明根基。你上师最了解你的根基。

（十）问：我是佛学系大一的学生。我很想知道，藏传佛教在进入辩论之前，需要学习哪些基础课程？



答：要想学习辩论，的确首先要学一些佛教的基础课程，对佛教有一些基本了解，这个很重要。藏传佛教的各个宗派，因明辩论的基础课都不相同：格鲁派主要学《因类学》和《摄类学》，因为要懂得辩论，至少也要先学《因类学》；宁玛派有些人学《因类学》和《解义慧剑》，有些人学萨迦班智达的《量理宝藏论》；萨迦派则以《量理宝藏论》为主。现在藏地很多寺院正在把各教派的因明论典作成课本，然后共同学习。他们的基础课，是根据各个佛学研究会的具体情况而制定的。

按我个人的观点，最好刚开始不要学辩论，不然思想就被打破了。刚开始应在修行方面下功夫，然后边修行边辩论。现在有个别佛教徒，刚进入佛门就开始天天辩论。结果最后

到了修行时，脑子里一直在显现打破别人，根本没有好好修行的观点，这样很难有结果。如果一边修行，一边辩论，效果则会好很多。

所以我建议，刚开始最好应该先修心、修加行，等到一定时候，对佛教信心比较稳固了，再学辩论。不过，有些人则持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开始必须遣除怀疑，所以一定要辩论。但实际上有些辩论并不是遣除怀疑，像一些文字上的辩论，就没有太大意义。我想这个次第可能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确定。

（十一）问：我是佛学系的，请问我们在学习过程中，应如何运用因明的辩论方法?

答：在修学时，把辩论运用到生活中，的确非常关键。有些人的辩论，真正成为修行之因。宁玛派的很多传承祖师，如全知麦彭仁波切、无垢光尊者等，在不同的论典中都讲过，要遣除疑惑一定要先闻思。即便是读世间课程，若没有经过认真系统的学习，也会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如果没有一一记录下来，再通过长期学习断除疑惑，永远都是问题。学习佛法更是如此。学习之后，自己私下若没有认真思考，许多问题肯定得不到解决。这也是现在很多佛教研究者的最大缺点。

以前高僧大德遇到一个问题，都要思考很长时间，反反复复地寻找答案，一直到完全解决为止。相比他们，我们应

该更加用心才对。比如，如果我对业因果，或者对佛教的某个观点产生怀疑的话，那我就要去问别人，去寻找相关的资料，直到得到正确的答案为止。但现在很多人不是这样，即使问问题，也只是聊一聊而已。回答也好，不回答也好，都没有什么，答完了也忘完了。看书也是，看完了就忘完了。这种态度，因明逻辑就真的和我们没什么关系了。所以，你应该用一种很严谨的思维方式反复观察，最后得出一种坚实的、永远也不会改变的结论。获得这种定解，对现在来讲，极其重要。

（十二）**问**：目前台湾佛教界有一位居士，在网络上散播了很多书，到处攻击佛教界的长老大德；尤其是扭曲藏传佛教的教义，对藏传佛教的大德进行了非常严重的人身攻击，让台湾很多人对藏传佛教产生了错误的理解。这种人并不一定遵守辩论格式，甚至可能用了一些不择手段的方法。面对这些相似佛教人士，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立场和方法来辩破外道，树立正法幢?

答：很多年前，我已经发现了这种现象。刚开始，我还写了一些辩驳的文章，有些已经公开出版了。但后来觉得不值得，因为对方基本不讲道理，也不用真实的依据，只是故意造谣而已。在这种情况下，有正见的佛教徒不会动摇，因为对方用的都是相似因。以相似的推理来推翻真理，这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当然，极个别闻思不牢固、见解不稳定、修行不成功的人，有可能人云亦云，随之而去。但这对佛教来讲，并不算损失。如果台湾有这些现象，应该是一件好事。

这种事情可能有两种结果。一种是因为这些人做不了什么有意义的事情，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就在背后利用他们。这样的话，那些诽谤攻击只是暂时的现象，到一定时候会自生自灭。另一种结果是佛教徒在这种逆境中反而得以成长，有更多的发现，其他人对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也会重新思考。

其实，人如果永远处在光明之中，不一定能成长。就像民主选举一样，大家都有话语权的时候，站在中间的人会谨言慎行，认真改正自己。在我的人生中，经常希望别人给我挑毛病。有些人给我提意见，问我会不会生气。我说："不但不生气，而且很高兴，比赞叹我还高兴。"因为赞叹不一定对我有利。你说我不对的时候，我会进行思考。同样的道理，有些行为，我们佛教徒也需要思考。当然，显宗和密宗的长老是不是像他们所说的那样，真正有智慧的人自会观察。

前两天我跟个别佛教徒说，佛教徒不要整天搞仪式，只停留在一种非常简单的层面。理论学习方面，你们有没有互相鼓励？

我们佛教徒现在最重要的是学习。邪法猖獗之时，大家都要想一想，我们正法应如何弘扬？干柴堆得越多，火焰越炽盛，如果没有木柴，火焰反而会熄灭。因此，别人对佛教有说法时，佛教团体更要团结起来努力学习，这样，佛教的本来面目反而会更加彰显，依靠他们的各种语言，佛教中逆向的智慧之火会变得越来越旺盛。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事。

（十三）问：我是华梵大学的学生。请堪布讲解一下什么是本来面目、法界和如来藏？藏传佛教在观修本尊时，为什么说本尊是本来清净的？

答：关于如来藏的道理，弥勒菩萨在《宝性论》中讲得比较细致。龙猛菩萨的《赞法界论》则详细地描述了法界。按照全知麦彭仁波切《三本性论》的观点，法界、如来藏、究竟胜义谛，以及觉囊派所说的不坏明点、明空双运等，对于证悟者来讲，只是不同的名称而已，实际是一个意思。当真正认识本性的时候，最了义的本尊指的也是它。

以前有位上师，在一个圣地照见了文殊菩萨，异常欢喜，唱起了金刚道歌。歌中说："从前，我曾以为文殊菩萨在某个遥远的地方，今天才知道，原来他从来都没离开过自己。"



所以，一旦认识心的本来面目，实际上它就是法界，就是如来藏，也是最了义的本尊。当没有认识它的时候，我们可以分开讲：所谓的影像本尊是如何发生的；法界是无二智慧的对境；如来藏是一切众生心识的根本来源，也就是与了义法界无二无别的阿赖耶。对这些法实际上存在不同层次的理解，从最了义上来讲没有分别。但站在不同范畴，或在不同众生面前分开宣说时，则需要用不同的语言来表示。

（十四）**问**：我是佛教学系的老师。我认为辩论是因为需要而产生的，并不是最终目的。因为从佛教的诞生，直到瑜伽行派兴起期间，印度一直存在一种辩论的传统。尤其是婆罗门教，很喜欢辩论，有什么问题就辩论，辩论输了，就必须拜对方为师。我觉得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场辩论，是玄奘法师到印度后，代表佛教界跟异教的一场辩论。玄奘法师最后答复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这句话成了千古名言。

在学佛的过程中，一般需要先深入经藏，此时一定会产生疑问，于是自然就发生各种辩论。假如把辩论变成一个格式的话，好像有局限。当然辩论有一种格式，是一个很好的思想训练，可是它并不是目的，到最后已经不需要辩论，就像玄奘法师讲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已经使对方没办法再讲出任何语言，这应该是一个最高的境界。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请您指教。

答：说得很对！玄奘法师在印度的这些经历，我也看过。玄奘法师当时描述的那烂陀寺，跟前面个别藏传佛教的大德

的记述，有些地方相同，有些地方也有不同。但佛教的辩论，并不是来自于婆罗门教，这一点我们应该以正理来观察，否则恐怕有误解。

玄奘法师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这句话讲的是一种最高的境界。这种境界，无论藏传佛教还是汉传佛教，到最后都会承认。比如，我刚才也讲了，有些密宗上师觉得，辩论实际上是一种文字的戏论，没有必要，有些人不需要经过这些。包括现在有些密宗上师，也要求弟子不要辩论，应该自修自悟。这也是一种方法。

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方式，我们也不能否认。比如说，佛教中有一位非常著名的马鸣菩萨。开始时，他信的是婆罗门教。为了摧破佛教，他特意找圣天论师辩论，并把自己的信仰作为赌注。结果他输给了圣天论师，只好改信佛教，并准备忏悔。圣天论师说，其他方法不管用，只有撰著《事师五十颂》，才能清净你的罪障。马鸣菩萨依教奉行，写下了《事师五十颂》，清净了业障，精进修学，后来成为一代佛教大德。这是佛教中非常有名的一段公案。

虽然汉传佛教的辩论开展得不是很理想，但如果简单地用"格式化"这个概念，或者用一种标签把辩论框起来，永远不去开展，我觉得不是很合理。因为众生的根基千差万别，有些人依止天台宗或禅宗等，不需要什么辩论法，只是通过一种教言，或参一个话头，或依靠一个禅机，就可以当下开悟，这就像宁玛派的大圆满和噶举派的大手印一样。但是我们无法判定所有人都是这种根基。

如果说佛教的辩论只是一种格式化，那必须有一个颠扑不破的推理来证明这一点。辩论要是真的没有任何利益，我们可以立即推翻。但实际上，众生的根基不同，有些人的确非常需要辩论。我接触过很多大学老师，如果直接给他们传一些密法或者讲一些禅宗的公案，他们并不一定愿意接受。如果讲佛教的三相推理，无论是格式化的还是开放性的，毕竟提供了一种理路。他们进入其中以后，自己根本拔不出来，最后不得不承认，这个理路和结论是合理的。因此，对个别人来讲，佛教的辩论确实有必要。

当然你说得非常对，不一定所有人都需要辩论。汉传、藏传、南传佛教中，都有很多大德没有经过辩论。世间也是如此，并不是所有课程都要让所有人接受。华梵大学有自己的模式，台湾大学也有自己的模式。如果能学习了解其中的规律，自己可以运用它；如果不了解，就不一定能明白它的作用。

虽说任何一种辩论的产生，都有其背景和需要，但更重要的是，这个法产生以后，能不能跟得上时代？在现代社会中，能不能起到有效的作用？如果能起到有效的作用，我想就没有理由否认它。现在极个别利根者，确实懂得了佛法的精髓，有了自己的修行之道。但有些分别念比较重的人，如果没有合理的产生正信的途径和方法，最后会退失信心。所以，这个问题要一分为二地分析。

（十五）**问**：堪布翻译撰著了大量著作。最近出版的一本书，叫《苦才是人生》。据我所知，短短一年内，《苦才是人生》就销售了几十万册。我很好奇，这本书里面到底讲了什么？为什么大众对《苦才是人生》有这么大的兴趣？

答：我在不同场合中经常说，现在很多书都讲“幸福人生”，我想在另一个方面点醒大家：人生不一定是快乐的。领导有领导的苦处，富人有富人的痛苦，学生有学生的痛苦，出家人有出家人的痛苦，在家人有在家人的痛苦。所以我把这本书叫《苦才是人生》。我也没想到它会卖得那么好。书里只是讲了一些小故事，强调了我们面对痛苦的时候，要有一种正确的认识方法。

现在人都害怕痛苦，有些甚至选择自杀。尤其是死亡的痛苦、来世的痛苦，很多人提都不敢提。但在我们人生中，生老病死、爱别离等种种痛苦，必定会发生。面对这些，我们没有必要回避，更没有必要害怕，应该看它到底是什么。它是一个纸老虎，还是真老虎？若能看穿其中的因缘，正确地去接受，痛苦就不会成为痛苦。

我特别希望用一些简单的文字，让更多人用正面的心态去认识真相。至于大家到底喜欢里面什么，我也说不清楚。也许现在人比较讲实用性。理论性强不强无所谓，历史怎么样也不太关心，关键是现在对我的生活有没有用处。如果有用就喜欢看，如果不是直接相关，讲得再有道理，也无所谓。

在这本书里，我针对现在人比较关心的问题，凭自己的分别念进行了一些剖析，然后奉献给世人。除此之外，既没有很优美的词句，也没有高深的理论，只是一些普普通通的语言，宣说了一些简简单单的道理而已。



藏传佛教对现代文明的重要性

——国际藏传佛教研究会演讲

『 2013 年 11 月 29 日 』



各位法师、学者、同修，大家晚上好！很高兴参加国际藏传佛教研究会举办的这次活动。见到这么多藏传、汉传和南传佛教的高僧大德，非常欢喜。因为所谓的佛教徒，都是把清净戒律、闻思修行和利益众生当作自己的人生准则，而高僧大德们正是其中的典范。今天因缘特别殊胜，台湾各个

教派的上师和弟子，还有不信仰宗教的人，大家欢聚一堂，以一种包容、开放、和睦的心态来共同追求真理，这是比较难得的。

呼唤利美精神

宗派融合是时代要求

按照过去的传统，每个上师都有自己的宗派和道场，像藏传佛教，就有宁玛、萨迦、格鲁、噶举、觉囊等很多宗派。每一个宗派又分出许多支派，比如宁玛派中有噶托、白玉、佐钦、明朗、多扎等多个支派。白玉派当中，也有这个寺院的传承，那个仁波切的道场，分得比较细。当然分得细很有必要，因为众生的根基千差万别，为了适应他们，佛教在入世的时候，的确形成了许多不同的法门。不仅藏传佛教，汉传佛教中也有天台、净土、禅宗、华严、密宗等八大宗派；同样，南传佛教也有很多教派。佛在《楞伽经》中也说："乃至有心起，诸乘未究竟，彼心转灭已，无乘及乘者。"只要众生的心存在，就需要不同乘的佛法。宗乘的划分是合理的。

然而以前，各宗派之间团结的心态比较少，虽然不是没有。汉传佛教的认为，我们是学汉传佛教的，不应该学习藏传佛教；南传佛教的认为，我们是南传佛教，不应该学北传和藏传；藏传的也认为，我们是藏传佛教，不用学其他教派。

藏传佛教内部，各个教派的上师和弟子，不但不互相学习，有时还互相批评，说自己的教法是最好的，自己的上师是最好的，除此以外，其他的教法都不那么殊胜，不那么容易成就。这样的理念和行为，实际上对大家都不利。

当今时代，各种文化正在融合为一体，世界已经变成一个地球村。在此时空缩短、多元理念盛行的环境下，无论学习大乘佛教还是南传佛教，我们都应该明白，现在到底该做什么。



有些汉传佛教的法师能高瞻远瞩，在学习汉传佛教的同时，也经常借鉴藏传佛教各大教派的教义。这一点我特别随

喜，因为自古以来这都是非常必要的。藏传佛教中也有许多来自印度、尼泊尔等地的高僧大德，他们并没有把自己束缚在藏传佛教的范围里，而是很广泛地顺应汉地及欧美等不同国家和民族的需求，弘扬自己的理念。有了这样的见识和行为，佛教也有希望继续生存和发展。

如果静心观察就会知道，佛教的融合和团结完全符合佛陀的精神。假设每个人都把自己束缚在一个很小的范围里，那各自都没办法发展，修行也会有一定障碍。很容易争执不息，肆意诽谤，说人过失，甚至会造下谤法罪。这样非常可惜。

藏研会的意义

因此，当我听到国际藏传佛教研究会成立的消息时，心里极为欢喜，因为这代表着各大教派的团结和融合。藏研会的历史虽然不长，但是它起到的作用却引人瞩目。前天我到这里时，与藏研会的萨迦派、格鲁派、噶举派、宁玛派的高僧大德见了面。我们在一个圆桌上吃饭，共同探讨各自传承的教义，心里非常欢喜。这里的每一位仁波切各自代表一个教派，可以说是这个时代佛教的一个象征。相应教派的无数弟子，自然都会跟随这些上师。有了这样的眼光和态度，他们的行为也一定会发生更加明显的转变。

因此，我希望，台湾的在家和出家佛教徒、学者和修行人，对这件事情不但要心里随喜，行为上还要去参与，真正以实际行动来一起弘扬佛法。因为我们皈依的时候，并没有只皈依藏传佛教，或者只皈依汉传或南传佛教，更没有只皈依某某上师，除了他以外，其他所有上师都不承认。我们皈依的是佛、法、僧。所谓皈依佛，你只要恭敬，所有的佛都是一样的；从皈依法来说，无论大乘、小乘、南传、藏传，都是佛法。这个道理，大家皈依的时候，应该都明白。

利美运动

17 世纪，华智仁波切在藏地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利美运动，直译过来，就是无偏袒运动。当时包括蒋贡贡智仁波切，还有格鲁、萨迦、噶举等四大教派的众多高僧大德，全都参与了这场运动。从那以后，藏地各教派之间大的分歧与不和基本就消失了。

如今欧美很多国家也在提倡利美运动。台湾有些创始人也一直在推动利美运动，并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可以说这是历史性的超越。

现在康区、卫藏以及安多等地方，各个教派的堪布、格西，还有活佛、上师们，也在共同努力，经常开一些圆桌会议，在一个平台上共同探讨如何弘扬佛法，如何利益众生，

如何修行。大家不是为个人目的，因为真正合格的善知识根本不需要考虑个人的名声、财产、地位等，真正的佛教徒，也不会去耽著个人利益。在藏地，像藏研会这样的组织在不断地扩大，类似的活动也在不断地开展。这些组织与其他各种大大小小的所谓中心、学会相比，意义不可同日而语。

也许有人会问，如果我们参与利美运动，是不是自己的宗派就不需要了，全部融为一体就好了？不是的。你自己学哪一个宗派，跟随哪一位上师，不需要改变。就像现在各个大学，虽然各有侧重，但总的来说，世界上所有优秀的知识和理念都可以传播。有不同，也有相同。从相同的侧面来讲，我们应该有一个融合的佛教团体，这非常重要。

执著越小 空间越大

我的老师堪布晋美彭措，创建了喇荣五明佛学院。上世纪 90 年代时，他曾经来过这里。你们有些人认识，有些人可能不认识。堪布经常说，他本人是白玉派的，但是喇荣佛学院没有任何派系，只是一个佛教的学院。任何一个佛教徒都可以在这里学习，甚至非佛教徒也可以来这里学习、交流。

同样，有人曾经问星云大师：“你是哪个宗派的？”

他说：“按出家的寺院来说，我是临济宗的。但是佛光山是佛教的，没有什么宗派的区别。如果你们非要让我说一个

宗派，那就是释迦宗派。我不愿意分割佛法。”

可见，不管任何上师，越没有宗派的偏执和斗争，他自己的事业反而愈加增长广大。

相反，据说有些地方也发生过一些不太好的情况。在显现上，上师与上师之间，存在一些互相不太恭敬，甚至互相攻击的现象；弟子与弟子之间则更是矛盾重重，互相诽谤。这样的话，不要说弘扬佛法利益众生，连自己的生存都会成问题。佛教中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团结和合。世间没有皈依的人尚可做到和睦相处，而我们学习大乘佛法的人反而不断地勾心斗角、尔虞我诈，那佛教的前途恐怕会在我们这一代佛教徒手里毁掉。本来现在有一个很好的机会，也许佛教会从此兴盛。但这种因缘，很可能因个别佛教徒行为不利而逐渐消亡。



见解无偏 容纳百川

有一次，华智仁波切去一个寺院。寺院里的铁棒喇嘛问他：“你是什么宗派的？”

他说：“我是佛教宗派的。”

喇嘛说：“知道你是佛教的。你是戴黄帽子的，还是戴红帽子的？”这是问他是黄教的还是红教的。

华智仁波切回答：“我没有红帽子、黄帽子，只有一顶灰帽子。”这象征说，他是无偏袒的，在见解上可以容纳百川。

因此，我们在不失自己宗派见解的基础上，一定要广泛学习其他教派的知识。比如，喇荣佛学院既传授宁玛派的经论，又传授萨迦派的《量理宝藏论》和《入中论注释》等，也传授格鲁派的《菩提道次第论》《入中论善解密意疏》等，还要传授噶举派的《修心七要》《修行次第》、觉囊派的《山法》等。包括汉传佛教的，比如禅宗和净土宗的很多经论，也都在学习。我今年正在讲的，就有《六祖坛经》等汉传经典。这些法门只是为适应不同根基的众生而安立的，在本质上并非各自独立。

我特别希望，除了原来的成员，台湾的其他学者和高僧大德也能一起参加藏研会，今后共同弘扬佛法。大家都没有什么私人的目的，私人目的不是大乘佛教的宗旨。我们唯一

的目的，就是让天下所有众生离苦得乐，让佛法传遍世界。如果能以这样的心态，无条件地加入藏研会，一直坚持下去，对未来佛法兴盛于世将有极大的利益。

藏传佛教的不共特色

今天主办方让我讲一下“藏传佛教跟现代文明”，这非常有必要。藏传佛教如今可以说是世界上很多人的奢侈品。有些奢侈品用完就过期了，内在品质也暴露了，人们都不喜欢了，但藏传佛教是不是这样呢？我在不同国家、不同学校里都讲过，藏传佛教不是这样。因为它与真理已经变成无二无别。

从我个人而言，近 30 年来，几乎用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在跟藏传佛教打交道。越研究，越是随时随地想，这个藏传佛教，有缘人如果都能了解该有多好。当然，我的理解和想法不一定堪为证明。但是大家都是有智慧的人，可以从历史和教义上观察，藏传佛教到底是什么样的。

三乘教法圆满于密乘

从教义上看，南传佛教主要宣讲的是四谛法门等第一转法轮的内容，以戒为主的教理讲得比较清楚；除此之外，空性和光明讲得不多。汉传佛教则主要讲到第二转法轮的空性，以及

禅宗等理念；在学习这些教法同时，也可以明白第一转法轮的意义。到了藏传佛教，进一步着重宣讲了光明以及如来藏的本体，这在第二转法轮中并没有详细宣说。虽然《维摩诘经》《楞伽经》和《楞严经》等经典中，在空性的基础上也讲到了光明，但是如果没有涉及藏传密法，想通达这种光明的道理，确实比较困难。藏传佛教的密乘，实际上圆满具足了所有三乘佛法。因此，如果你想懂得释迦牟尼佛三转法轮的全部教义，最好学习藏传佛教。藏传佛教不排斥任何宗派，但如果你去学，的确很容易了解世尊三转法轮有关光明空性的所有道理。

完整的菩提心学修体系

藏传佛教所呈现的以菩提心理念入世的精神，跟其他宗派有一定差别。它有一个特别系统、次第分明的修法和理论体系。千百年来，印度那烂陀等寺院的所有传承和教法，至今都完好无损地保存于藏地雪域高原。其殊胜性，全世界有那么多佛教徒和修行人可以作证。他们在修行和生活中，各自得到的利益是什么？在座的人应该知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很多人经过多年的修行，非常感恩传承祖师，非常感恩这些教法，因为这种次第分明的修行理论和仪轨，的确给大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美味佳肴”。

系统闻思修

还有一点更值得我们深思，藏传佛教并不是简简单单地传播一种教条，而是用尽自己的一切智慧，通过讲、辩、著的途径和闻、思、修的次第，力求通达内在的智慧奥义。这在其他教派中已经很难见到了。这种修学模式从古至今一直传递下来，到现在，藏传佛教的各个寺院已相当于不同的学校。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他们不仅传播藏传佛教的显密教义，而且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包括戏剧学、诗学、医学等等，以及其他与现代科技完全相应的包罗万象的知识，也全都在传授。如果有人觉得这可能吗？到底有没有这种事啊？那不妨去藏地正规的佛学院或寺院认真考察一下，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



培养人才

藏传佛教非常重视培养人才。众所周知，任何一种教育，任何一个知识，想要让它与时俱进地弘扬于世，如果没有人才则无法实现。这种智慧就会断层，无论再怎么殊胜，也难以弘扬开来。现在有些宗教和教派，就是因为没有人才，已经无法传下去了。藏传佛教并没有陷入这种困境。即使是在“文革”期间，表面上看个别耆宿大德，有的以此而离开了人间，有的去了国外，有的当时并没有展开自己的事业，好像藏传佛教已经凋零了。但实际上有非常多的高僧大德，并没有中断其个人修行及对人才的培养。目前来看，当时培养出来的人才对佛教的教义都非常精通。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在汉地和西方，藏传佛教那么受欢迎？其实人都是一样的，并不是藏人长得更好看，只不过他们学得确实多一点。

说到这里，也许有人会觉得：“他是藏族人，所以自己夸自己的民族，很讨厌。”我从来没这么想过。我只是觉得，有些特点应该实事求是地看待。无论是谁，他的优点应该继承和发扬，他的缺点应该避免和改正。现在信息这么发达，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去了解，如果我在这里吹嘘肯定没什么用，也没有必要。以前我经常引用一个教言：即使对自己的根本上师，也不能用妄语来夸赞。这是一个原则，所以我不会那么做。现在是以事论事，而不是因人而厚薄。

事实上，藏传佛教的这些继承者，在藏地的佛学院和寺院里，闻思修行的时间比较长，内心积累了一定的慈悲和智慧。在不同环境中，他们很愿意把自己的所得奉献给大家。其他人从他们的行为中也多多少少能得到一些利益。虽然有些仁波切不会说汉语，但在日常生活中，他的慈悲理念也经常会显露出来。比如非常慈悲地帮助你，当你遇到任何困难时支持你等等，有各种体现。

传承严谨

除了完整有效的修行和理论体系，藏传佛教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特点：非常重视传承。按照藏传佛教的传统，如果你没有真实得过某个法的传承，就不能向别人传授。这种传统保证了藏传佛教流传一千多年仍然可以保持意义纯正不变，不会因为某个时代个别凡夫的臆造而失去其本来面目。

依靠这些理念，藏传佛教连绵不断地培养出众多具备高深境界的佛教大师。而且它的方法跟现代人的生活很贴近，修行起来没有一点困难，非常实用。这也是藏传佛教的一个重要特色。

藏传佛教的发展

藏传佛教研究会在这里努力给大家提供一个无偏袒的环境，这非常有必要。我听说，以此为基础，藏传佛教还要同时迎请汉传和南传佛教的大德一起弘法。他们有什么新的理念，我们学习；我们有什么新的理念，大家一起学习。比如，汉传佛教的素食观，以及一些禅修方法，很值得我们学习；汉传佛教的网络和电视台的弘扬方法，藏传佛教的很多大德也非常随喜和渴望；刚才有的法师还说，以后因缘成熟的时候，要共同创办显密佛学院。这都是很好的计划。

但另一方面，显宗和密宗，不同的传承还要努力实现自身的发展。跟汉传佛教比起来，现在很多藏传佛教的弟子比较羸弱，因为他们没有自信心。也许是因为不懂网络和现代方法，以前藏传佛教的上师们，在各种国际会议中，基本没有以集体名义代表藏传佛教参加的；而汉传和南传佛教就比较多。作为一个体系，藏传佛教应如何发展，这一点更加需要思考。三大体系的佛教，既有一体的一面，也要有他体的一面，因此，弘扬佛法也需要有一体和他体两种方式。

在现代社会中，藏传佛教的修行非常管用。不管是哪一个教派，都有各自传承的理念和加持，修行后都可以获得相应的境界。所以藏传佛教的修行人一方面要跟其他教派一起学习，另一方面也应该好好修行自宗。

物质时代更要修行

在这个科技非常发达的时代，大家更要关注佛教的理念，长期修持。很多人认为，所谓科学才能解决人生的最大问题，其实科学只能解决部分问题。梁启超曾说，道德与科学之间的关系是相反的，当科学越来越发达的时候，人的道德会越来越衰退。我比较认可这个观点。为什么呢？因为科技越来越发达，可能会使我们迷失方向，丧失良知。我们不能一味迷失在时代的洪流里，而应该用清净的慧眼，去发现和争取一种不同的理念，这在任何时代都是极为必要的。

现在来看，我们尤其要思考的就是要修行佛法。无论修哪一个本尊，依止哪一个宗派都可以，有缘就很好。重要的是，自己在短暂的人生当中一定要修行。如果没有修，仅仅是在词句上辩论，或者在形象上度日，那到死的时候，恐怕什么境界都没有，那就太遗憾了。

要知道，真正的财富不是金钱和财物，而是认识自己的心灵。有一个故事说，从前有一个云游僧，旅途中得到了一个非常珍贵的珠宝。他把珠宝放到包里，一直赶路。路上遇到了一个人，贫困交加，又渴又饿，看起来非常可怜。修行人想给他一些饮食，就去自己的包里面找，结果发现里面还有珠宝，心里非常欢喜，立即把珠宝给了这个可怜人。那人高兴极了，欢天喜地地离开了。过了一会儿，他又返回来，把珠宝还给了这个修行人。他说："我虽然特别喜欢这个珠宝，但是我还是决定还给你，因为我现在想要的不是它。这么好

的珠宝你都舍得给我，说明你的这颗心更加珍贵。它是哪里来的？这个心态，对我来讲更加重要。我要修行。”

是法平等 无有高下

今天，大家在如此和睦的气氛中，非常快乐开心。此时，我们需要得到什么呢？首先是各教派不相违的理念，大家一定要用清净心来完成自己的修行。在藏传佛教中，按照第四世班禅罗桑秋吉的教言，宗喀巴大师、阿底峡尊者和莲花生大士实际上是同一个本体。还有萨迦班智达、克主杰等，所有这些传承上师，也都是诸佛菩萨的化现。有无数的教理可以证明这一点。包括在座的很多仁波切、法师，我昨天看了一下，有这么多高僧大德。我很吃惊。这个格西，那个堪布，还有各位仁波切，而且确实都是有德行的。我倒不是刻意赞叹。听过我课的人都知道，我一般很少夸奖别人，经常都是批评别人。虽然我个人并没有得罪过谁，但是有些不如法的行为，我经常在讲课时说出来，所以很多上师不喜欢我。但昨天看到有这么多高僧大德在台湾，我的确很吃惊。

其实像我们这样的人，大老远跑过来给大家讲一堂课，非常有限。时间有限，精力也有限，你们在短短的几分钟当中，也得不到什么。但这些上师们，都曾在不同的学校学习过，相续里确实有很多佛教的真理，极其令人欢喜。你们一定要争取这个机会，尽量在上师面前得法，其他并不重要。

比如各种随喜功德，很多人心里的功德的概念都不相同，这些我不破也不立，怎么样都可以。

重要的是，我们现在最需要什么？就是心里的智慧和悲心。上师们留在这里，主要目的也应该是弘扬佛法和利益众生。大家秉持一个共同的目标，尽量断除自私自利的心，一心一意弘扬佛法利益众生。这对每一个大乘佛子来讲，是义不容辞的，也是不可缺少的。如果缺少了利他心，缺少了对佛法的责任心，那我们学法其实也不过成了自私自利。因此，特别希望大家共同弘法利生，每一个人都承担起自己的一份责任。这个责任是什么？就是要维护正法，同时认认真真地修行。怎么才能做到呢？首先需要一种和合，因为和合才是“僧”。和合以后，心态能平和，心态平和以后，法能融入心，当法融入心的时候，每个人的开悟实际上就不远了。



我想，这种理念，科学再发达，时间再改变，东西方各种文化背景的任何层次的人，都没必要舍弃。《金刚经》说："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发挥自己的自性妙力，在佛法中奉献自己的一切。如果能这样做，佛教的未来会有希望，各位的解脱也会有更加美好的前程。

国际藏传佛教研究会问答

『 2013年 11月 29日 』

主持人：

谢谢堪钦索达吉仁波切为我们作了这么精彩的开示。接下来邀请郑振煌教授代表大众向仁波切提问。

（一）**问**：说到现代文明，不得不提起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亨廷顿是世界著名的传播学家、文化理论学家。1993年，他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文明的冲突》，后来扩展出版为一本书，在全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依照亨廷顿教授的理论，未来世界的冲突是文明的冲突。由于资讯的普及，不同文明之间互相接触就产生了冲突。有人把美国和伊斯兰教之间的冲突也解释为文明的冲突。我要请示堪钦仁波切的是：如何以藏传佛教来解决文明的冲突？除了利美运动之外，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思想理论基础？

答：关于亨廷顿讲的文明冲突，我也曾了解过。所谓文明冲突，说的是西方文明、各种宗教以及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

藏传佛教不仅可以面对这种冲突，而且还可以顺利地化解。

大概前年的时候，中国科技大学前校长朱清时，跟藏传佛教的个别仁波切进行过一场对话。他提到世界上有三大文明：古希腊文明、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中国文明主要指孔孟老庄思想；印度文明主要指佛教，现在分为南传、北传和藏传佛教三大体系。他认为这三种文明，可以分别对应现在科学的三大分支：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心智科学。

前一段时间，我跟他有过一次交流。我特意问他，为什么这样讲三种文明？难道与西方科学的有些理念不冲突吗？他说，自己曾长年研究自然科学，但他发现佛陀的证悟是依靠内证而来的，而科学发明是通过仪器不断探测得到的，证悟跟探测有一定的差别。对于佛教，他还认为，在藏传佛教中，印度直接传下来的佛法保存得非常完整。

另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罗素也曾说过：“在真理发掘方面，科学需要佛教；在物质文明方面，科学更需要佛教。”

按照这些智者的观点，佛教与现代文明不仅不冲突，而且现代文明还非常需要佛教。

在佛教的三大传承中，藏传佛教无论教理体系还是修行体系，教证二法等任何一个层面都非常完整。因此，它面对冲突没有任何问题。

（二）问：在这个科学非常发达的时代，流行一些所谓的现代文明病，包括心脑血管疾病、癌症、糖尿病，以及各种各样的传染病：非典型肺炎、病毒性肝炎、艾滋病等，甚至还有电视肥胖症、电冰箱病等。

所有这些现代文明病，三传的佛法都有对治之道。现在要请示堪钦仁波切的是，藏传佛教在对治现代文明病方面，与南传、汉传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答：如果广泛地观察，的确如郑教授所说，现代文明带来的问题涉及到方方面面，每个众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

不论藏传、汉传还是南传佛教，根本的观点都认为，这是不同时期众生的共业所形成的。文明病也好，病毒也好，各



种痛苦烦恼，以及种种不良现象，都是众生不同业感的体现。面对这些现象时，佛教的基本原则是以沙门四法来对待。

而不共的方面，我经常发现，藏传佛教有部分修行比较好的人，处处都体现了圆满的菩提心。当然其他教派也提倡菩提心，但是在实地修习的理念、次第和仪轨等方面，藏传佛教确有许多不共的特点。依靠这些方法，有些人完全把无著菩萨和龙猛菩萨的菩提心理念，真正落实到内心，付之于行动。不论疾病还是损害，他们都以全然无私的心来面对。这种行为方式可以作为藏传佛教的代表。

（三）**问**：历史一直向前进步，人类没有办法后退。请问，佛教如果还一直强调内心的修证，与现代文明的推进能够相融吗？或者是可以自外于现代文明，仍然过着雪山上的闭关生活？

答：现代文明愈进步，我觉得内心的修持愈重要。因为如果没有内心的修持，就像古人所说，会“玩物丧志”。

众所周知，现代文明的发展，主要是物质和科技的发展。但物质的发展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宁静吗？很难。

原来我们以为，每个人有一部手机，可以成办很多事情，节省很多时间，也可以更好地休息。现在手机已经有了，人却得了手机焦虑症。如果 10 分钟看不到手机，心好像都没有了一样。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代更加需要修行。

随着时间之轮的运转，科学越来越发展，大厦越来越高，高级轿车越来越多，我们内心的恐慌、不安和焦虑也越来越严重。此时，内心的宁静变得多么重要！也许我们这才发现，2500 多年前，佛陀给我们留下来的宁静的禅法智慧，是这个时代唯一的甘露妙药。

我们每个人，大多已成为这个时代的高速路上正在奔驰的一员，追逐着所谓的现代文明，未曾稍息。但何时才是它的终点？恐怕我只能猜得到开头，但猜不到结果。而佛教既能猜得到它的开始，又能猜得到它的结果。

随着社会如此不断发展，我们的内心也许越来越后退。如果没有佛教的内观，痛苦将越来越严重。因此，现代文明不仅不能自外于内心，相反，它比任何时代都更需要内在智慧。

（四）**问**：宗教信徒很容易将自己的信仰无限上纲，强调自己所信仰的宗教绝对是对的。尤其是强调绝对信仰上师、佛菩萨、护法神和咒语加持力的藏传佛教，如何能跟强调客观实验的现代文明相应？

答：的确，不管任何佛教徒，都对自己的上师是诸佛菩萨的化身，或者是诸佛菩萨所加持的这种理念，有坚定不移的信心。表面看，这似乎跟现代文明重视客观现实的理念有所冲突。但若详加观察则并非如此。

首先，大乘佛教强调视师如佛：到一定境界的时候，要把上师看作是佛菩萨。这种理念，并不是所有的阶段都要强调的。最初时，一定要观察上师，而且要把上师当作自己的朋友、亲人，甚至当作一个坏人来观察，这在佛教当中是开许的。观察一段时间之后，如果确确实实觉得这个上师，即便不说是诸佛菩萨的化现，至少在道德、行为和知识等各方面都没有任何问题，可以当自己的老师时，才可以在他面前求法、受灌顶、求加持等，真正把他当作自己的师父。

不仅是藏传佛教，汉传佛教也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一旦你将某个人认作师父以后，就要把他当父亲那样来对待。这样到最后，将其当作诸佛菩萨也是可以的。《华严经》中也说："于善知识生如来想。"

依止上师后，如果某位上师确实对你的人生赐予了转变，赐予了解脱，赐予了真正的智慧和慈悲，那这位上师比任何一个人的恩德都重，比父母还重要。因此你把他当作佛菩萨或者本尊护法，都没有任何问题。

就我个人而言，在我的人生经历中，有过很多非常了不起的上师。在我心目中，确实把他们看作与佛没有什么差别。因为他们给予我的，世间任何人都没办法给予。我相信很多人应该用这种方式来依止，这非常符合佛教的教义。

这种思想与现代文明有没有冲突呢？实际没有。为什么？因为现在是一个非常敬重知识的时代。知识的来源就是老师，老师教给你知识，你需不需要有一种感恩心？我想只

要是承认孝顺、承认尊上爱幼理念的人，都会认可这是一种客观事实。

现在，有人认为一切都是平等的：老师和学生是平等的，上师和弟子是平等的，父母和儿子也是平等的。当然，在某些理念下可以说是平等的。但是在有些理念下，却不能视为平等；否则，在平等的领域里，你得不到真正平等的本事。如果学生自以为跟老师完全可以平起平坐，那老师心里的知识，学生能得到多少？因此，所谓的客观，在不同的层面应该有不同的理解。

包括孔子也有类似的思想，在《论语》里，从他对弟子的教言中可以一目了然。

总之，藏传佛教非常强调依止善知识，但并不是刚开始就把上师当作佛。刚开始应该把上师当作普通凡夫人。慢慢地，他给你的知识，真正跟佛给你的没有什么差别时，你把他当作佛也完全可以。

（五）**问**：佛法常说，心生法生。如果这个法是心内的法，那就是自内证的个人经验，与现代文明无关；如果是心外的法，那么就是心所投射的世界，与现代文明的理念完全不同。这样，又如何能说藏传佛教对现代文明相当重要？心生法生，如何跟现代文明划上等号？

答：很多人用一种可怜的眼神看着我，担心我答不上来，对我有一种同情心。（众笑）



佛教讲“万法唯心造”“由戒生定、由定生慧”，有这样一种因果关系。这种观点与现代文明能不能划等号？我觉得完全可以。为什么？

因为现代文明最推崇的是科学，而人们常说，科学来自于心。大家都知道，现代文明中形形色色的一切，各种琳琅满目的产品，全部来自于科学家的发明创造，是他们反反复复思维得到的成果，可以说是他们的一种幻想。这正好符合佛教中所说的，万法由心生。

为什么万法都是心生呢？当我们心没有任何分别，真正达到一定境界的时候，至少也是在我面前的一切现象，隐没于法界当中。因此，包括现代文明的所有一切现象，全都是由心生的。

有些人可能认为，佛教跟不上时代，否则，为什么这些发明创造，在佛教当中没有体现呢？其实，即便在世间，也有一些不注重发明创造的情况。比如诸葛亮曾发明过木牛流马等许多非常先进的工具。但他觉得，这些东西如果流传下去，有可能会毁坏人类，所以就没有传下来。我记得郑振煌教授翻译的《西藏生死书》中也举过一个例子：19 世纪末，被称为喜马拉雅发明家的麦彭仁波切，曾经发明了一些加农炮、飞机等。但制造出来后又马上毁掉了。因为他觉得这样的发明只能给人类带来危害。这是这本名著中最深的理念之一。

我相信，古人发现他们所发明的很多事物，对未来的人类没有意义，所以就没有继续下去。而现代一些科学家，包括发明核武器、潜艇等对人类有毁灭作用的武器的人，并没有考虑未来人类将面临什么样的危险，会生活在怎样的危机之中，因此轻易把这些发明留存于世。在如今这个文明社会之中，人们常常有一种恐惧感，这与我们的发明创造也有密切关系。所以我特别希望，现代文明能够像藏传佛教那样，在强调慈悲的大乘理念的指导下进行弘扬。这样，自他的今生来世都会获得快乐和幸福。

（六）问：在现代社会生活的人，要如何真正证得大手印、大圆满的果位？

答：在藏传佛教中，噶举派有非常殊胜的大手印教法，宁玛派有大圆满教法。这里有很多噶举派大德，他们会给大家讲一些大手印的传统和具体修法。我对大圆满的法脉比较了解，但是今天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不可能说得很全面。而且大圆满法有一层一层的要求，有些道理也不能在这里公开讲。

这个时代很多人都喜欢大圆满、大手印。大圆满、大手印也的确特别适合末法时代的众生，因为它特别简单，获得成就也非常迅速。但也许是快餐时代的原因，许多人以为大圆满也像快餐一样，得了法一修就可以成就。但实际上，修行有自己的规律，不下功夫而获得成就毕竟不可能。

修学大圆满其实需要很长时间。首先，一定要修前行，这一点非常重要，大家一定要知道。前行分“共同前行”和“不共前行”。“共同前行”要思维人身难得、寿命无常、轮回过患、业果不虚；“不共前行”有皈依、发心、积累资粮、忏悔业障等。如果这些没有修，基础没打好，后面的修行很难圆满。因此一定要按照传承，次第地去修持。

前行修圆满之后，还要接受灌顶。现在很多人特别喜欢灌顶，但灌完之后，自己并没有好好地守持密乘戒律，这是不合理的。灌完顶以后，一定要了解和守持密法的戒律，如果犯了密乘戒，密法的修行很难成办。

比如，灌大圆满的顶，至少要守持基本的密宗十四条根本戒为主的戒律和大圆满的不共戒律；如果得到一个“大幻化网”的灌顶，要守持五条戒：不舍无上、不舍弃上师、慈悲金刚道友、不泄露秘密、不间断修行。这些我们一定要去修，否则，即便得到灌顶也不一定有多大意义。

很多佛学爱好者、修行人特别喜欢求灌顶。当然求灌顶很好，它确实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加持。当你获得灌顶之后，很多贪嗔痴自然而然就消失了。但得灌顶并不那么容易，一般来讲，需要具足二因四缘，这在相关的资料当中有详细说明。而最重要的是，得灌顶后一定要守持戒律。

在灌顶的基础上，真正要认识心的本性的话，首先前面要经过一定的积累资粮，然后次第地去修行，最后可以实现大圆满的妙果。

同样，我相信大手印也有很多要求。

这些修法，前面的次第圆满之后，可以进一步求得甚深的法要。依靠这些深法，具有信心的人在短暂的人生当中，也可以获得不同的果位，如同禅宗的明心见性，或者净土宗在刹那之间往生极乐世界一样。

（七）**问**：陈那论师是唯识宗的论师，有人认为，采用陈那论师的因明观，去解读中观应成派龙树菩萨《中观根本慧论》的思想会有问题。请问仁波切，您的见解如何?

答：无论是按照陈那论师的《集量论》，还是法称论师的《释量论》，以量果、量理、所量这三方面来观察的时候，因明观点最高只能上到唯识宗，基本没有涉及到中观的意义。

如果用陈那论师的因明来解读中观，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实际上中观有两种承认：第一种，在抉择名言的时候，无论中观应成派还是中观自续派，完全可以按陈那论师的因明观来解读。即使龙猛菩萨在后得抉择世俗法的时候，也会承认一切万法是唯心的。暂时抉择所量境时，会依靠小乘经部宗的观点；而在抉择名言实相，或者说抉择心识或能取的时候，要依照唯识宗。这个道理在麦彭仁波切的《中观庄严论释》当中讲得非常清楚。

第二种，如果想用陈那论师的观点来解读中观应成派的不共观点，那就没办法了。为什么？因为《中观根本慧论》主要抉择的是一切万法最究竟的胜义谛。此时，不论是涅槃，还是如来藏、佛陀，以及所有的对境、时空和一切万法，都是空性。这些在《中观根本慧论》的二十多品当中，一丝一毫都没有保留。这样的道理，能不能依靠陈那论师因明中的某种推理方式推出来呢？没办法。只有依靠中观的不共推理才能进入。因明的三相推理，到这里就无有施展之地了。

所以我觉得，刚才教授所提出来的问题，一定要去分析。如果没有分析，只用一个笼统的概念，比如说不能衡量的话，会有一个过失：陈那也不能解读龙猛菩萨的《中观根本慧论》；如果说能衡量，又会有一个过失：《中观根本慧论》就

成了一种名言量的对境。我不喜欢有这种过失，所以多加了一些文字进行解释。

教授：

非常感恩堪钦仁波切今天晚上精彩绝伦的开示，让我们见识到了一位藏传佛教上师的风采：一方面可以自由自在、幽默风趣地从他的自性中流露出对佛法的信心和解释；一方面又能够很严谨地引用各种经论，对所有的问题给予圆满的解答。非常感恩我们的仁波切！希望您在台湾过得愉快、健康、吉祥！

